

传递生命之花

履正社学園豊中中学 3年 徳山 佳浩

有一天回家后，妈妈在客厅里掉眼泪。我说“我回来了”，妈妈虽然回答我“你回来了”可还是在掉眼泪。手上拿着报纸。妈妈平时经常爱掉眼泪，感动了掉眼泪、高兴了掉眼泪、悔恨了掉眼泪、开心了掉眼泪、幸福了掉眼泪她很忙，因为是这样的妈妈，我以为又是看了什么报道在掉眼泪呢，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问妈妈。于是妈妈就把写着[亲切为人的痛苦]的报纸给我看了。这是一篇写着年幼孩子因脑死而提供内脏器官及器官移植的报道。

内脏器官提供者是一位，由于心脏泵压系统衰竭患了扩张型心肌病装着人工心脏的六岁的女孩。这位女孩子正在办理心脏移植的出国手续，可是，因为心脏的血栓堵塞了脑血管，被判断为脑死了。而接受内脏器官移植的是一位从生下来就患了重病一直装着人工呼吸器才活下来的八岁的女孩。

这两位年幼的女孩因患了重病受到长期的折磨就够难受了，但是更让人难受的是提供者女孩的父母语言，对此语言我无法忍住我的眼泪。他们说“在女儿大致上被诊断为脑死时，我们想起了正在等待心脏移植一事，我们强烈地感到国内的内脏器官移植现状的缺乏，于是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我们女儿的内脏提供给正在等待移植的孩子和盼望孩子们康复的家人们。我们女儿发病后的三个月我们是在黑暗中度过来的，我们想如果能够为和我们有同样心情的家长们带来一点点光明的话，于是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读完这篇报道后我在像想那女孩子的父母是以怎样的心情来决定这件事的呢。心脏一个人只有一个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突然某一天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只有靠心脏移植才是唯一能生存下去的一条路。可是等待着心脏移植就意味着等待着谁的[死]，接受移植后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确实得到了幸福、有了希望，可这[希望]的背后，却有着另一个家庭的[绝望]，虽然知道孩子马上就要临终，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活一分一秒。那种抱着希望等待乞求着内脏器官的那种[无地自容的罪恶感]我是无法想象。为了[生]等待着[死]是多么煎熬和悲伤及痛苦啊。

可是，尽管他们的乞求无法如愿，当女孩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判断为脑死后，他们考虑到的是正在等待移植的孩子们以及国内的内脏移植的缺乏状态，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要提供女儿的内脏器官。他们的意愿成全了另一个家庭生存的[希望]，对于那位助人的女孩以及那位被助的女孩我无言以对。因为在得到生存的喜悦的背后，有着两位女孩之间以及两个家庭之间的深深地悲痛。

在报纸上电视上每天都会有令人目不忍睹的事故及不幸的事件的报道。如酒后

驾驶的车辆瞬间夺走了很多的生命、还有那种“不管是谁反正我就想杀人”的杀人案，这些简直无法相信的事情无论什么时候会在自己身边发生的时代，疾病也同样毫不留情。自己再当心也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等到我无法表达自己意思时那就太晚了，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父母及周围的人，我认为有必要跟他们经常商量有关内脏移植一事的重要性，于是我就试着跟妈妈提出了有关报道的提供内脏和内脏器官移植的话题。我不想在掉眼泪的妈妈面前说出这个很沉重的话题，于是我带着笑容跟妈妈说“在很久的将来，大概绝对不会发生，但是万一我也会有这样的状态时，我想提供内脏器官。我要让我的心脏活的长一点”。妈妈哭着轻轻地打了我一下“胡说什么呢！什么万一，不能说这样的话！”。我对着妈妈这出乎意料反应只能对妈妈说“对不起”。这时我领会到了，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只要说出口也会让最亲爱的人悲伤。我最不喜欢妈妈那哭泣的脸。

有关人命的内脏器官移植是一件非常尊严的事，之所以尊严所以大家就更要拿出勇气，而且有必要讨论这个话题，改天我再跟妈妈说说这件事吧。